

小说

## 结巴公

武开龙

结巴公大名李观生,是大家公认的苦命人。其实,早年的结巴公幸福得像王子——爹是牛贩子,娘是裁缝,爷爷奶奶在家种地养蚕,日子不算是风生水起,也可谓衣食无忧。那时,人家住茅棚,他家就住瓦房;人家饿得哇哇叫,他奶奶却要追着他喂饭。

好端端的家败下来也就是眨眼间的事。四岁那年,爹娘误食了毒蘑菇,双双毙命;第二年,爷爷奶奶又同时溺水。原本幸福的一家,只剩下了孤苦伶仃的结巴公。没有了亲人,结巴公成了一棵野草,冷暖全自知,荣枯在天意。他是靠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结巴公虽然饥一顿饱一顿,却长得虎背熊腰、牛高马大。只是长得有点着急,青春发育线就过了头顶,皮肤黝黑,双眼凹陷,颧骨耸得像两座小石山,加上下巴上胡茬邈邈粗密,十五六岁时就让人误以为三十好几了。时不时有陌生的同龄孩子喊他叔,弄得他应也不是,不应也不是。结巴公老实善良,他怕人家笑他扯结巴,就不大爱说话,见人打招呼也只是点点头,要是人家和他商量什么事情,他就尽可能用摇头点头来表示。

结巴公扯起结巴来可谓是无古人后无来者。有一次,人家丢了一只鸡,怀疑是结巴公偷吃了,看结巴公是个孤儿,就来了个当面找账。遇上被冤枉的事是无法单用点头摇头能说清的,看人家指着鼻子质问,这下可把结巴公急坏了。

他张着大嘴,瞪着牛眼,眼睛里的血丝一缕一缕、相互交织,一股烈火似乎要喷涌而出。定了半天,一边的嘴角开始急剧地抖动,顿时,结巴公嘴歪眼斜,太阳穴上鼓起的青筋好像要炸裂,整张脸瞬间扭曲得变了形,那脸色一阵红,一阵白,一阵紫:“呃……呃……你……你……呃……你……放……放……放狗屁!”这最后“放狗屁”三个字喷薄而出,铿锵有力。

憋出这么几个字,结巴公恰似刚刚参加完一场激烈的马拉松比赛,整个人都快要虚脱了。他还想继续说点什么,可只能干张着嘴,怎么也说不出口,活生生命要说的话全吞回去了。结巴公胸膛急促地起伏,他紧咬牙关、紧握拳头,吸着鼻孔,呼了一口气又长又粗的气。猛地,他挥起拳头,使劲地砸在碗口粗的桂花树上,树叶飘落,鸟儿惊飞,结巴公如同一头愤怒的狮子。

那人一看架势,吓得连话都说不完整:“我……我……我只是问你。”

结巴公一听,心想:你不仅冤枉我,还学我说话,这不是侮辱我吗?顿时暴跳如雷,操起身边的木棍就要和对方拼命。人家哪见过这阵仗,吓得抱头鼠窜,眨眼间就不见了踪影。

结巴公没有进过学校门,大小写的一到十都是在牌桌上认识的,一旦写在其他地方或是改变字体颜色,他就傻了。有一年,生产队年终决算,结巴公分红分得二十七元钱。出纳要他在领款单据上签字,好说歹说,他就是摇头,打死都不签。没办法,出纳只好叫来了生产队队长,队长看了看单据,对着出纳哈哈大笑。告诉出纳:“你把这‘二十七’三个字用红笔写写看?”

果真,结巴公一看到红色的“二十七”,立马就签了字领了钱,屁颠屁颠地回家了。

过后,结巴公谈起这件事就说:“他……他……以……以……以……为我……我……我……不……不……不晓得,二……二……二十七是……是……是红……红色的!”此时,结巴公一脸自豪。

结巴公除了干农活,平时最喜欢的是听花鼓戏。大队的高音喇叭一开始播放花鼓调,结巴公就挪不动腿。如果是在山坡上,他就席地而坐;如果是在水田中,他则以锄头为杖,顶住下颚,身子一动不动。听到入迷时,嘴里发出低沉的声音,脑袋随着节奏摇晃,那如痴如醉的状态着实非同一般。

有一年元宵节,碰巧村子里的一位老太太过生日,老太太子孙膝绕,又都特别孝顺,知道老太太喜欢看花鼓戏,就请来了一个戏班大唱三天。到了第三天,主人家点了一出《五女拜寿》。戏班连续唱了两天两晚,台柱子得了风寒,嗓子发不出声音。偏偏剧中杨三春的饰演者非台柱子莫属,这可难为了戏班班主。

班主如热锅上的蚂蚁,皱着眉头想办法。台上亮相还可以,要唱腔真找不到人了。如果退却,既扫了主家的兴,又砸了戏班的招牌。如果不退,又有谁能担起杨三春这个角色呢?大清早,班主抓耳挠腮,坐立不安。忽然,从对面山坡上传来隐隐约约的花鼓调让班主惊讶不已,循声而去,竟然是在砍柴的结巴公。结巴公正沉浸在自己的吟唱之中,班主仔仔细细听了半天,欣喜若狂——男声女声,韵味悠长,这唱功胜过科班出身,比起台柱子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班主满脸堆笑,盛情邀请结巴公唱了一段《五女拜寿》,更是惊掉了下巴。奇了怪了,结巴公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唱起戏来却行云流水。班主不愧是一个老江湖,当即决定铤而走险来个“双簧”,台前用自己的演员,幕后请结巴公出声。挡不住班主一阵夸赏和客套,结巴公点了点头,便丢去菜刀,随班主上了台。

锣鼓乍起,调式婉转。台上或喜或悲,或怒或叹;台下熙熙攘攘,观者如潮。“花树同园不同命,我与那姐妹命途分。想当年生父惨遭害,孤女飘零幸遇恩。叔父收我做螟蛉,养育之恩铭于心……”

高亢激越、荡气回肠的唱腔,恰似高山流水,又如百灵穿谷。观众赞叹不已,无不夸奖主角唱出了最高水平;主家讨了好彩头,戏台上下起了红包雨;班主笑得合不拢嘴……

演出结束,班主将结巴公推到舞台的正中央,当着所有的观众向结巴公鞠了三个躬,握着结巴公的手说:“虽早有耳闻贵地藏龙卧虎,仍始料未及。今天有幸请到观生先生登场,实乃荣幸之至……有请观生先生讲话!”

此话一出,原本腰板笔直、满面春风的结巴公,瞬间就如霜打的茄子——蔫了。台下掌声雷动,结巴公的脖子再次青筋暴起,嘴角又开始了剧烈地抖动……

## 三联往事

谭光辉

攸县漕泊三联小学是我工作的第一站。三十多年过去了,那里的点点滴滴仍历历在目。

三联小学呈曲尺形,一层楼,砖木结构,是那个年代典型的“畜牧场”样式。学校没有校门,没有围墙。走廊第一根柱子上是一块与柱子同宽两尺来长蓝底红字的校牌,上面写着“三联小学”。中间柱子上挂着一块发布学校全部信号的管状锈铁。学校四个年级,三个班,八九十名学生。

三联小学交通不便,从老家坐四十分钟班车到石桥山之后,从铁炉冲至黄金坡,还要步行二十分钟。学校没有电,窗户没有玻璃,只我一人住校。

这里的人,十有八九讲客家话。初三到三联,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之前,公办老师是一期一换。学生管他们叫“新老师”。我在这一待就是三个学期,做了三个学期的“新老师”。不知什么原因,有很多鸾山女子嫁到这里。听说我是鸾山人,那些鸾山姐妹们干脆叫孩子们管我叫“舅舅”。

这些讲客家话的老乡,待老师很好。每年正月开学,从村干部到老百姓,家家户户都请老师吃饭。我们三位老师加上他们的四个小孩,往往是下午放学随学生去,第二天早饭后同学生一起回学校上课。因为这个缘故,正月、二月学校几乎只开中餐,早晚都在学生家里吃午饭。我们省去了大笔伙食费,学校也省去了一笔煤油钱。平时谁家杀个猪,做个喜事,也会把我们请去做客。那时村里还没有幼儿园,1987年暑假,我在学校教了一个月的学前班,每天自己烧火做饭。除自己买点肉、买点豆腐外,其他蔬菜都是学生家长送的。在那里三个学期,我走遍每一个村民小组,几乎走遍了每个学生家。江下山、老棚里、石虎塘、牛巷里、方冲、大汗里等地名,我至今还记得。

在三联,我学会了自制教具,学会了刻钢板,认识了复式教学,还学会了独处,学会了烧火做饭。学校做晚饭烧柴,每周三四年级的劳动就是砍柴。三年级二十斤,四年级三十斤。山里孩子就是能干,别说邱云华、洪中、洪余林这些高大的男生有力气,就是张艳文、张桂珍、陈贵香、张文兰这些女生也力大无匹。几十斤一捆的湿柴,对他们来说都是小意思。只有学校周边的几个小家伙沾粘怕重,想着办法偷懒。

在三联,我学会了自制教具,学会了刻钢板,认识了复式教学,还学会了独处,学会了烧火做饭。学校做晚饭烧柴,每周三四年级的劳动就是砍柴。三年级二十斤,四年级三十斤。山里孩子就是能干,别说邱云华、洪中、洪余林这些高大的男生有力气,就是张艳文、张桂珍、陈贵香、张文兰这些女生也力大无匹。几十斤一捆的湿柴,对他们来说都是小意思。只有学校周边的几个小家伙沾粘怕重,想着办法偷懒。

每周的劳动课是学生最期盼的,因为砍柴回来才下午一两点钟,离学校较远如大汗里、老棚里、石虎塘的学生可以比平日里早点回去,学校附近的黄金坡、大院子,甚至方冲的学生则可以在学校打乒乓球。

学校没有篮球、排球,只有一个铅球,两个实心球,三个垒球。乒乓球是学生最喜欢的体育项目。那时,几乎每个学生都备有自制的木板球拍。虽然形状各异,但一点也不影响学生的热情。课间十分钟,中午,下午放学后,学校泥巴操场上那副厚实的木板球拍不会闲着。学生们由开始的“一四、二五、三六……各八齐下”到后来的点将“突然死亡”。规则自定,秩序井然。受益的自然是有洪、洪余乐、张继华这些高手们。天黑了,学生渐渐散去,只有刘飞、刘跃、天平、金山四兄妹还在月光下继续厮杀,当然有时还有一个我。

山里的生活很单调。在那鲜有电视、偶有电影的年代,最幸福的是每周邮递员送来报纸的时候。虽然是上一周的报纸,我都会如获至宝。每张报纸我都会从头版看到末版,连中缝里的广告也不放过。其他了解外面世界的渠道只剩下炊事员洪老哥的那台破“梅花”收音机了。要知道,在那只有虫鸣、蛙声的漫漫长夜里,跟着老爷子听京剧也是天大的享受啊!最奢侈的是碰上有人家做喜事放电影的。那天,学校自然会提前上课,放学生早点回去占座位看电影。

也只有看电影的时候两个民办老师才会住校。那时民办老师们确实不易,一个月只有四五块钱的生活补助。他们每天来学校前要干一早上的活,下午上完课后又匆匆赶回家接着干。四里土里,春耕秋收,忙忙碌碌。碰上农忙季节,学校也会提前上课。这时,我也会去石桥山老陈家或去石虎塘老洪家帮忙。

在二十块钱可以过一个年的日子里,生活自然很苦。在学校吃得最多的是上半年的海带和下半年的南瓜。鸡蛋和豆腐成了奢侈品。只有开学检查时才可以吃到肉,期末考核时才可以吃到鱼和鸡。有时没菜下锅,下课后就到旁边的山上偷挖几竹笋,或到下屋买一个南瓜。有时没油下锅,只能就着烧得黑乎乎的豆腐下饭。

虽然设备简陋,条件艰苦,生活单调,但我们工作热情很高。因为年轻,我教二四复式语文兼班主任,一年级数学,全校音乐。每周三十四节课,有时中午都在写教案。洪新建老师任校长,教一年级语文兼班主任,三年级数学。每周三十二节课。陈基石老师教三年级语文兼班主任,二四复式班数学,全校体育。那时,学校的业绩特别好,全乡八个单位,我们学校的八个科目,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学校每个学期都是“红旗单位”。记得1986年下半年,我执教的一年级数学人平98.7,优秀率100%。

张继华、张新飞、张新发、陈志中、洪勇华、陈刘跃、张庭、张兰、张春妮等都是那时从三联小学一步步走出大山走向外面更高更大舞台的佼佼者。

张继华还记得我离开三联调去漕泊完小的情景:“全校师生在学校后边的马路上排队为你送行,大家哭得稀里哗啦,都舍不得你走。”还有一位同学回忆说:“你离开后,我伤心了好长一段时间,好舍不得。你不知道是否还记得?有一次我还特意跑到完小去看你呢。”

三十多年过去了,三联的人,三联的景,三联的事,常常入我梦来。

## 来日,并不方长

章舒



今年四月的时,二姨夫走了,胃癌,五十五岁的年纪,那个总在清晨的柏油路上奔跑的人,突然就不见了。

这条路,是我每天上班的必经之路,也是二姨夫雷打不动的晨跑之路。天刚蒙蒙亮,五点的钟声还没散尽,他就已经踏上县政府新修的柏油路,步子迈得又稳又快,衣襟被风吹起,像张开的帆。跑完步回家,他总要仔仔细细地洗个澡,把头发吹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地打理好自己,才精神抖擞地上班。从前,我总能在上班路上遇见他,他额角还带着薄汗,眉眼含笑地跟我打招呼:“上班啊,我都锻炼回来了。”他喜欢看新闻、刷学习强国,闲下来就跟人念叨国家的好政策,说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就连去世的前几天,都还在做学习强国的题目。这样一个浑身透着生命力,又把形象管理得妥帖利落的人,怎么会和胃癌扯上关系呢?

我想起于娟在《此生未完成》中写道:“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的加班,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都是浮云。”那时我并没有很深刻的感触。可当二姨夫的葬礼上,看到二姨哭到瘫软,我才猛地读懂了那些字句里的重量。原来生命从没有预设的轨道,从不是熬到白发苍苍才会迎来终点,那些以为的来日方长,可能在某个清晨或黄昏,就戛然而止。

没过多久,丈夫的小姑爷也因胃癌离世,同样的盛年。两个鲜活的生命,被同一种病魔带走,像两滴墨,落在生活的宣纸上,晕开一片化

不开的黑。紧接着,丈夫的大伯因车祸意外身亡,更是让我心头一震——他前几日还好好的,转瞬间就阴阳相隔。这些猝不及防的离别,狠狠地敲碎了我心里“人老了才会死”的侥幸。

我夜里睡不着,又会翻开《此生未完成》。看到于娟写病床上怀念的烟火日常,忽然想起二姨夫——他那样认真对待生活,认真打理自己的人,大概从没想过,生命会有这样仓促地告别。书里的字字句句,不再是纸上的道理,而是敲在心上的鼓点,提醒着我,生命从不分年龄,意外和明天从不知哪个会先来,那些细碎的朝暮,才是最该攥紧的珍贵。

二姨夫走后,我依旧每天走过这条柏油路。风依旧吹着,路边的草木依旧葱茏,只是再也听不到二姨夫那句爽朗的“上班啊”,再也看不到那个晨跑后清爽利落的身影。我忽然想起他说过,等退休了,就带着二姨去全国各地旅游。这个愿望,终究成了遗憾。

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风里传来不知名的鸟鸣。合上书页,我想起女儿放学回家时,扑进怀里的温度;想起晚饭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饭菜升腾的热气。原来所谓的珍惜,从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是好好吃每一顿饭,好好说每一句话,好好拥抱每一个爱你的人。

日子还在往前走,那些离去的人,变成了天上的星。风依旧吹过柏油路,那些没说出口的告别,都变成了对眼前日子的格外珍惜。来日并不方长,它就藏在当下的每一个瞬间里。

真情

## 铃声是母亲在山乡 升起的炊烟

贺志伟

傍晚回到市里住所,整栋楼都没在霓虹的蓝里,手机在充电,屏幕突然亮了。

是母亲的电话。她的声音从两百里的山坳传来,说起新晒的板栗和地里那几个老南瓜,语气里满是没来得及让我带上的遗憾。

我蹲在敞开的行李箱旁,另一部手机的监控画面里,母亲正穿过堂屋,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屏幕切换到相册——母亲站在板栗树下的照片,笑得脸都皱起来。往后滑,是她采金银花时弯成镰刀的背影,点豆种时沾泥的手指,剥板栗时阳光把白发染成金丝的侧影。

以前总笑她不会用智能手机。她说山里信号会捉迷藏,打电话要举着手机在院里转圈,“像个笨拙的通信兵”。现在才懂得——那滋滋的电铃声,是她踮着脚在张望。

电话那头,她的声音絮絮叨叨地传来,嘱咐坐车累了要早些歇息,我总是说不累。那些白天来不及说的活,最后都咽下,只道一句一切都好。

她不肯开视频,说冷冰冰的方格子框不住人,声音听着才真切。我明白的,同样一句问候,隔着屏幕像隔着层玻璃;从听筒传来,却还带着灶火的温度。

闲时爱翻母亲发来的照片。在这个不见星光的高层,我把手机当成窗,上面是老家屋后紫云峰的秋色——层林尽染。妻子说母亲拍得真好。

母亲在电话里说起菜园里的板栗树,说今年结得满,松鼠偷得欢,专挑最胖的。她的声音混着几声零落的犬吠,远得像从岁月深处传来。

从卧室,她挂了电话,在堂屋的椅子上坐了会儿。夕阳的最后一抹光,正缓缓退出老屋的门槛。

如今才明白,为什么母亲总要回乡下去。城里的高楼她住不惯,说脚踩着不着地气。车流声太急,不如山里的风声——那风声能分出晨昏四季。

她惦念屋后的菜畦,惦念檐下的燕子,更惦念那些能一起晒太阳、玩纸牌的老姐妹。监控成了我另一种形式的窗。清晨七点,她推开堂屋的门,惊起檐下栖息的麻雀。午后,她坐在门槛上择菜,影子在地上慢慢移动。黄昏,她在院里喂鸡,扬起的谷粒在夕照里像细碎的金子。这些画面无声,却比任何言语都让人心安——知道她在那里,按着自己的节奏生活着,就是世上最好的消息。

村里便民生活微信群办得红火,“兴盛优选”是核心。我时常下单——鸡蛋、牛奶、五花肉、香菇、香蕉、时蔬……傍晚就能送到村口小店。

她总回电话说买得太多,哪里吃得完,太浪费钱。可监控里,我看见她把鸡蛋仔仔细收进橱柜,把香菇摊开在竹筛上晾晒,把香

暮秋时,我在阳台的花盆里,撒了一些芫荽种子。从此,我便多了一个念想,每天总要到阳台瞧两眼,盼着花盆里的芫荽早点发芽。

每次去看望那花盆,总是让我希望而去,失望而归。虽然我经常浇水,但是花盆里一如既往先光秃秃的,不见一点绿色。

时间长了,我就不再把花盆放在心上,随它去吧。

初冬时,偶然有一天,我去阳台拿放在角落里的一个小板凳,突然,几点绿色在花盆枯黄色的泥土里呈现,一下子闯入我的眼眸。

我欣喜地急忙走到花盆边,小小的绿芽刚刚钻出土层,像在小翼翼地观望外面的世界。它虽然发芽很迟,可它毕竟发芽了呀,我目光温柔地看着那几颗嫩芽,像是看着我刚出生的孩子。真好。

此时,我想起了邻居家的孩子小帅。小帅今年上幼儿园大班,他妈妈给他买了两套幼小衔接资料。每天放学,刚五岁的小帅要写语文和数学加起来四页习题。不会写,他妈妈就吼他。有时还听到他妈妈打他。

有天我从他家门外经过,刚好他家没关门,我看到客厅里,小帅趴在桌子上哭,他妈妈坐在他旁边,抓狂地大叫着打他。我实在看不下去,急忙走进了他家。

“你越打他越糊涂,别打了!”我一把拉住他妈妈的手。

蕉分成几份——一份留给自己,其余的都提到了邻家。

她在电话里从不提这些。可镜头不会说谎——她提着香蕉走出院门的身影,在夕阳里晃动着,像一棵会走路的、温柔的树。

那些取货码,那些订单通知,成了我伸向故乡的触角。每一次送达提醒的振动,都像炊烟升起时,母亲在村口那声悠长的呼唤。

加完班,我站在阳台。远处信号塔的红光明明灭灭。总会不自觉地看手机——有时是监控画面,有时是微信界面。直到“对方正在输入……”跳出来,或者监控里出现地点亮堂屋灯的身影,才觉得这一天可以落下帷幕。

母亲爱在晚六点发来“吃饭了没有”“五字,简单而恒定。那时监控画面里,她通常正端着碗,坐在堂屋的方桌旁。桌上永远只有一副碗筷,但她吃得慢,像在等人。

掌心振动时,一段六十秒的语音静静躺着。戴上耳机,城市的喧嚣渐渐退去,只剩下她的声音,和声音背后整个山乡的呼吸。

那铃声,哪里只是铃声。是母亲从群山抛出的星光,照亮每个异乡的凌晨。

深秋,车在陌生的高速路上飞驰。导航屏幕幽蓝的光,把疲惫照得清晰。手机振动,传来“添衣。冷。”三个字。像有人为冻僵的肩披上带体温的旧棉衣。

我下意识点开监控——堂屋的灯亮着,她却不在于画面里。正担心,镜头晃了晃,她抱着一床棉被走进来,在椅子上坐下,开始缝被角。一针,一线,头埋得很低,白发在灯光下泛着细软的光。

窗外是陌生的灯火。可那一刻我确信——故乡的炊烟从来就不只在烟囱里。它藏在这随时响起的铃声中,藏在每个汉字笔画里,也藏在这二十四小时不眠的镜头里。母亲用最原始的电波告诉我:我身上有根线。线的另一端,永远拴在故乡的灶台上。

现在,手机贴在耳边。监控画面在另一部手机上静静播放。听筒里传来碗筷相碰的清脆,抹布擦拭桌面的绵软。画面里,她正在做这些事——动作很慢,像电影里的慢镜头。

这些声音和画面织成网,打捞起所有将沉的倦意。都市的喧嚣渐渐退去,远处,山影温柔。

我知道——当铃声响起,就是炊烟升起时。母亲在青山深处,用最古老的频率,在我每个需要慰藉的深夜,升起一面永不降落的旗。

原来故乡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每一次按亮监控屏幕的瞬间,在每一次送达提醒的振动里,在每一次按下接听键的时刻——升起炊烟。

## 慢半拍的芫荽

张秀梅

“气死我了!”他妈妈气得脸色铁青,气喘吁吁地对我说:“人家孩子,一年级的书都快学完了,他到现在20以内的加减法还不会!”

“一个孩子一个样。有的孩子开窍早,有的孩子开窍晚。如果大家都是一个样,一学就会,就不需要老师了。”我立刻反驳小帅妈妈。

“说是那样说,看别人的孩子起步那么快,我家孩子慢吞吞的,我就急,我控不住火气。”小帅妈妈语气略微放松地说道。

“你急有啥用呢。每个孩子就像每株植物,它们发芽开花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我们做家长的,能做的是给他做好后盾,他需要我们扶一把的时候扶一把,而不是拔苗助长,最终落得一无所有,你说,对不对?”

小帅妈妈听了我的话,似有所悟地沉默了片刻,说:“其实,有些道理我都懂,但是一看到他慢条斯理的样子,我就上火。唉,我慢慢调整自己的心态吧。”

如今再去阳台,那几棵芫荽已长得郁郁葱葱,叶片嫩得能掐出水来。风一吹,还会飘来淡淡的清香。就像小帅,上小学时,并没有像他妈妈当初想的那样糟糕,各科成绩虽然不是数一数二,但是在班级前十之内却是稳定的。原来,慢半拍的成长,也能开出属于自己的花。因此,那些被我们急着催熟的时光,不如换成耐心地等待,等一等,再等一等,总会等到惊喜冒出头的那一天。